

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然笑者幾希矣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二終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三

雲中事記

蘇祐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命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 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豈變不虛生邪又明日代王遣內使入 奏過告之故既而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搗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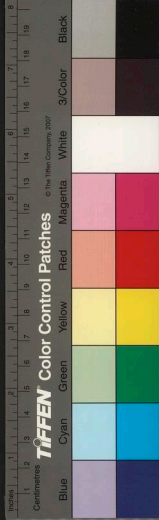
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蓋  
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  
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蹀成於激起姦  
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興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  
視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脇制法徒羈縻略存紀綱  
恩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齋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  
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  
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迫  
驅且奏之詞任其指畫泰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  
心之將變不能再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赦宥事不

得已罪亦難辭伏望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  
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國典斯宗  
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總督劉公  
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洵洵莫定  
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命劉公  
與提督鄧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黃榜赦脅從余  
監軍覈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潘已  
拏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兒首惡也餘皆乘機  
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百人劉公乃  
會鄧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黃



榜又已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罔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已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爲也既余見對如總督迫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卒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罔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瑾實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之不少

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奈何似亦不善應嗾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止領糧餉者至城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爲之副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馬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戰手東向曰瑾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其都察院大門及卷房時已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藉者因肆搶掠四門則效往年揆邏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攝指揮事其後議者顧罪瑾而有振失是非之本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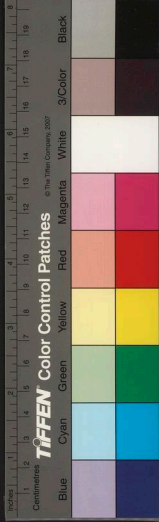
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襲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王師前軍甫至東關叅將曹安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復拒城矢石如雨郤永因與遼東遊擊武滄據南關叅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爲郤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圍黃鎮革任叅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

出戰皆其指授既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之心實什之七八千戶李椿張著者兵部差官也因其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郤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賣已余間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叅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



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牒之得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固攸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蒞史識之既而賊誘大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蒞史曰占無乃應乎門既關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黃榜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

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篆尚爲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爲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募賞可濟又實欲內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慮城且亡矧倉庫邪儻謀成賞不吝恩信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迴使馳去蓋虜既去城中聞穿地鑿城益懼因怨此七人曰柰何駢死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蘆並機警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



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戮餘黨以應 黃榜廉察其實乃語詹因絕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咸以水攻至在劉公所劉因紿曰城中惑言不信 黃榜謂 朝廷將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直妄回奏死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詭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察其狀亦因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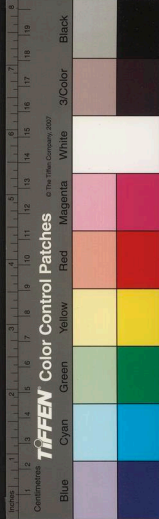
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東圃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崑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躡爲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偕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栖栖也大門朝闢則夕以入夕闢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闢張朝入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猶逸遷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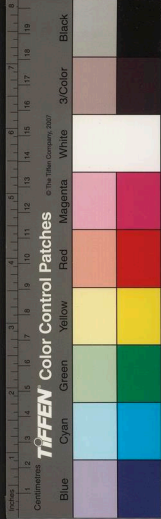
左右頂水爐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即吾人况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諗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黃榜取七人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即當有勅勅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徼福以慰軍士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桂洲夏公言爲尚書黃公縮爲侍郎縮以

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諸勘官亦莫能與爭而招擬實不合至於邀截實封侵欺銀兩等項詞皆文致不知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奉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爲言余曰咨猶劄也咨已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審諸服辯驅之市日中而戮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癸未變後



無曰論刑有杖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既罷例爲讌張  
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  
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  
察後不塞行十四年樊誰與稽復轉而東至應州則  
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生乎叩頭  
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恩信也汝勿疑但汝  
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  
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已保首領又陞賞與偕獨無一  
人怨忌乎人將宅事媒藥汝汝難免矣林泣曰願公  
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斯無兵足

恃可一力士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爲大信也可  
歸語昇共圖之林復泣曰柰都臺何余曰爲汝致書  
既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既即遣人  
代之調衛之命下矣後兩人輒復悔稽延旬餘迫而  
後行樊公致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  
遣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  
此皆執事力也古人云盃酒釋兵權今盃酒且不費  
矣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止奪秩家居卻降級  
其初謀逆王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  
百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





轍解之曰嗟毋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固問之者歲月云邁亦不暇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三終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四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王世貞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僉都御史來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資至糜縣官廩不訾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為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

